

后畝村的缸瓦文化

朱建军 文摄



由缸片拼接而成的南瓜雕塑。

莺飞草长，春意正浓，我来到奉化大堰镇，赴一场烂漫花海之约。桃花红，樱花白，漫山遍野的油菜花肆意盛放，眼前金黄一片。村舍错落在黛色青山脚下，白墙黑瓦掩映于浓绿林间，我沉醉其间，恍若置身于一幅秀美的江南油画之中。

信步穿行村巷，惊喜接连而至：巷口一尊硕大的南瓜雕塑栩栩如生，细看竟是由缸片拼接而成；转角处一面立壁气势不凡，用红黑两色瓦片镶嵌，勾勒出鹤鹿同乐的祥瑞图景；碧绿清潭之上，嫦娥奔月雕塑临水而立，身姿曼妙，意境悠远；路边老牛耕田造型憨态可掬，尽显乡村野趣；石拱桥下还有“走遍中国拍摄点”的标识，提示中央电视台栏目组曾在此驻留七日，细细讲述缸瓦艺术的由来。

据村口立碑介绍，2016年，后畝村开启美丽乡村建设与环境卫生整治，在拆除危房、整治村容时，大量破旧缸罐、酒坛、砖瓦等废旧建材堆积成山。在村党支部书记董善汉的带领下，经木雕匠人董云飞、董孟飞精心构思设计，泥匠董立平等巧手施为，利用这些旧建材，通过切割、拼接、黏合等工艺，打造出第一件作品——“老牛耕田”。首作成功，好评如潮，点燃了村民的创作热情，一场变废为宝的艺术创作就此拉开序幕。

“瓜瓞绵绵”是村中标杆之作，以缸瓦为材，寓意子孙昌盛、世代绵延，承载着质朴美好的乡村祈愿；“鹤鹿回春”立壁长约10米，用数万片红黑瓦片拼嵌而成，线条流畅、

气韵生动，尽显匠人超凡的耐心与巧思；“下沙月色”矗立清潭之上，高达14米，弯弯明月由片片缸瓦碗碟垒砌而成，气势恢宏、视觉震撼，是绝佳的打卡胜景；“司马光砸缸”还原历史典故，趣味十足；“放牧图”则勾勒出牧童放牛的悠然画面，盈盈田园诗意；还有水中相依相偎的鸳鸯，更添几分灵动……

用废旧缸瓦雕琢的艺术品，散落在乡间小路与房前屋后，随处可见，妙趣横生。创作者将木雕的手艺与缸瓦的材质相结合，造就了这里独一无二的乡村景观。除大型雕塑外，各式创意小品也点缀其间：缸瓦改造的花坛，扮靓围墙的饰纹，拱桥的阶梯、民宿的门楼、路边的石椅，都有缸瓦的点缀，构思独特、艺趣盎然，是本土匠人智慧与乡村建设需求的完美契合。

缸瓦艺术景观的诞生，是一场低成本乡村微改造。没有大拆大建的喧嚣，仅凭匠人的巧手，便将令人头疼的建筑垃圾化作乡村风景，实现了废物利用与文化传承的双向共赢。后畝村也因此成为宁波独树一帜的“缸瓦艺术特色村”，村民利用废弃缸罐砖瓦，雕琢出满含乡土气息与艺术美感的景致，让这个平凡的山区古村，蜕变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地。

后畝村环境清幽静谧，百年古树苍劲挺拔，古建筑群古韵绵长。我徜徉在古树与老宅之间，一路欣赏匠心独运的缸瓦艺术，深切感受到了工匠的奇思妙想，也读懂了藏在缸瓦里的文化底蕴。



“司马光砸缸”还原历史典故。

九寨行思

梁聿晟 文/摄



在“九寨的水”前陷入沉思。

仲夏，草木葱茏，天气闷热；水量充沛，游人如织。

九寨的水漫淡了时光，熔铸了川渝汉子低沉的喉音，摇曳着巴蜀山岭缱绻的风。行在一片芦苇荡边，隔着层层游人，在阵阵热浪里，只盼前面的人赶紧离去。可真等他们走开，自己又被后面的游客推着，隔着丛丛芦苇，未曾看个真切，便被人流裹挟而去。

风潮湿而闷热，让人恍惚间生出千年之前烟瘴蛮荒、暑热蒸腾的感觉。

顺着小路前行，火花海的水面漾开层层涟漪，涟漪与涟漪挨挨挤挤、彼此交错，皱皱了一泓碧水。再定睛细看，是深深浅浅的蓝，是明明暗暗的绿。天青色、秋香绿、靛蓝、石青，一汪碧水，宛如笔墨丹青铺展的浩瀚天地。

沿小路上山，风擦过脸颊，微带凉意——这风似乎在提醒我，这里不是温婉的江南小城，没有温文尔雅的吴侬软语。这里是高原之畔，自有风雪霜寒，气象万千。

一路走走停停，只为登上山巅，一睹长海真容。

翠绿的枝丫间，透出一片青蓝之色。它居高原之巅，揽万里西南腹地，拥千里边陲入怀。那水不似山下的海子，绿中带蓝、蓝中透青。长海的美，美在冷艳，恰似虞美人的眼眸。远山含黛如眉峰，近水碧蓝如眼波。素洁、纯净，是至清至高的纯真，是不陷泥沼的洁净。这一泓碧水，仰观高山万里，千仞可见；俯察三千

世界，一眼望遍。这水生于高原，当由冰山雪水所化。冰原清冷如玉华的雪色，注入千姿百态的流水之中，化有形为无形，于变幻间展现这西南一隅的盛衰枯荣。这水如卓玛之泪，亦似天神倾洒的琼浆。

远山上飘来钟声。下山途中，遇见推着经筒的僧人，背上的汗水浸湿了僧衣，脸上也挂着汗珠。这些缁衣芒鞋的僧人，曾携浩繁佛经来到西南边陲，用足迹丈量山川，用藏文译经、传经。从梵文到藏文，横亘着难以逾越的千山万水；从一颗心灵抵达无数心灵，是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。

无论一人、一族、一国，千里万里的路程，皆始于脚下的跬步。

有时，我也曾替九寨的水感伤：这一隅边地，这昔日荒蛮，这烟瘴之地，为何九寨之水偏要生于此处？

见过那些汗流浹背的僧人后，我心已然了然。纵是西南边陲又如何？丝毫不影响九寨尽情盛放它的美。

在这里，山下的暑热难耐可以与山顶的凛冽冰霜共存；正如生活中，高雅与庸俗可以并存，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并不矛盾。

转念一想，所谓高雅与粗鄙、艰难与顺遂，不过是芸芸众生的一厢情愿。只要心有坚守，泥沼之中，亦可孕育出冰清玉洁的童话。

石披锦绣终沉海，珠陷淤泥尚烁光。坚定自我，待光阴化作故事，生活的底色，必将熠熠生辉！